

做戏曲动画像唱戏：一曲幽兰，一唱三叹

本报记者 王立元

日前，北京大学昆曲传承新五年计划在京启动。由于忙碌，华人作家、昆曲制作人白先勇只能在启动仪式后边吃边接受记者采访，当说到青春版《牡丹亭》的昆曲推广模式能不能复制时，他停了下来，慢慢吐出两个字：“不能。”

76岁的白先勇数度言退，却依然是青春版《牡丹亭》的领队，他没有接班人。也是因为知道这一点，白先勇拼命要在大学开设昆曲课，可以说是心意已决。白先勇坚信：“大家没有排斥我们的古典文化，而是没有人很好地引导他们。”

5年过去了，白先勇对大学生的影响力慢慢显现。北京大学的杨楠楠毕业后留在北大研究古籍，也在钻研昆曲。北师大的杨天熙毕业后到了新加坡教中文，也在昆曲社团带学生。而最让白先勇先生欣慰的应该是北京大学数字艺术系的金谷、魏国卿。毕业3年，两人一心一意做戏曲动漫，尽管困难很多、诱惑不少，他们依旧坚持。

哭了，累了，依然要坚持

去年，金谷和魏国卿在北京落下了脚，有了自己的翰墨青衣戏曲动漫工作室。

他们的工作室分成两个部分，一半用来排戏，一半用来创作。一进门，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挂在墙上的戏曲动漫形象，有白蛇的仕女像，也有Q版的戏曲卡通人物。金谷指着摆在沙发上印有戏曲卡通人物的抱枕说：“这是我们创作的第一批实物，现在已经绝版了。”

2010年，金谷和魏国卿一毕业就抱着做戏曲动画的梦想，跟着投资人跑到杭州创业。回忆起创业的第一年，金谷说：“因为跟投资人的理念有分歧，那一年就是在吵架和学习创业的过程中度过的，那一年里哭的次数很多，也觉得很累。”2011年7月，因为分歧，他们退出了公司，初次创业失败。

创业的第二年，魏国卿偶然给朋友画了个Q版漫画头像，朋友很喜爱。受此启

发，他们开始静下心来创作。

有很多公司看中了戏曲动画的概念，找他们谈合作，金谷和魏国卿却很谨慎。“大部分来找我们谈合作的公司都不想投入，只是想利用我们的创意。”金谷说。

那段时间，为养活自己，他们受过朋友的接济，在淘宝上卖过衣服、摆过地摊，也开始开发娃娃、抱枕等各种衍生品。“因为不懂行，我们进的服装一件也没卖出去，后来发现只有自己设计的东西才能卖得出去。”金谷说。

他们懂戏也懂动漫，这使他们的作品受到年轻人的认可。“朋友在杭州世界休闲博览会上给我们留了一个摊位，很多人过来看，问‘这是戏曲吗？’他们觉得漂亮就来问、来买，还有很多人过来合影。”

那时开始，金谷和魏国卿慢慢摸索出一条商业化路线，在不破坏文化和推广的同时，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他们开发的戏曲动漫鼠标垫、手机壳、帆布包等都大受欢迎，还不时接到企业、单位的订单。

我们的优势是学过戏

2007年，金谷和魏国卿在北京大学数字艺术系读研究生，学计算机动画。

此前，嗓音条件很好，儿时学过黄梅戏的金谷在本科时选修了京剧选修课，从此着了迷，开始拜师学艺，把京剧当成了第二专业。读研期间，这个京剧发烧友仍然在学戏的路上，自然而然地把对戏曲的爱好和自己的专业结合起来。他的毕业设计是用半年时间做成的一段改编自京剧《卖水》的三维动画，大头小身子的俏花旦载歌载舞，活灵活现，每个动作、每个细节都极讲究。受金谷影响，魏国卿也开始学戏，她嗓音条件好、乐感也好，慢慢学出了兴味。“京剧的魅力就在于，你要么不认识它，认识它就会喜欢上它。”金谷说。

2010年，在校园里《牡丹亭》中，金谷和魏国卿登台演了一回昆曲。海选时，金

谷饰演杜丽娘的一段唱腔博得满堂彩，评委白先勇也颇为赞赏。金谷后来成了校园版《牡丹亭》里的柳梦梅，魏国卿饰演杜母。

“因为我研究的方向是戏曲动画，目前全国乃至全世界还没有人做戏曲动画，所以只能创业。”金谷说，“我和那些只懂动画的人不同，我自己唱戏、自己演戏，所以我做出来的戏曲动画人物，造型扮相、一颦一笑，哪怕是水袖的一抖，都是有讲究的，差一点都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创作每个戏曲动漫人物，金谷和魏国卿都要花上很多天反复看戏，搜集人物的剧照和各种资料，确定一个角色的经典造型，然后自己找来衣服、摆出动作、研究细节。金谷更多地负责提身段、动作上的建议，魏国卿负责美术。“画红娘，你要知道红娘常做的动作。由此确定衣服的起伏、褶皱，这些跟你懂不懂戏曲表演，懂不懂手眼身法步有很大关系。”金谷说。

对戏曲动画形象的创作，金谷很有自信，他说，目前还没有看到做得比他们更好的，这工作本身就存在技术壁垒。

有多少人愿意为艺术买单

尽管金谷对戏曲很痴迷，但他也会跳出戏曲想问题：“戏曲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高雅艺术，曲高和寡，进入了衰退期。国内动画的发展刚起步，但也进入了瓶颈期，没有深厚底蕴，也没有形成自己的表演体系。但这两个东西遇到一块儿，就可能自负得正，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因为学动画，金谷清楚地看到迪斯尼的成功是因为从卓别林的默剧里吸取了精髓，而目前国内动画还处于模仿国外动画的阶段。“戏曲有自己的表演体系，经过长时间的去粗取精，变成了非常和谐的艺术表现形式，我们的方向是不改变戏曲本体，而是围绕它的外围挖掘，把戏曲的文化精髓跟现代艺术表现形式结合起来去创造经济价值，再用经济收益反哺行业，让行业能

更健康地发展。”金谷说。

他们把自己制作的戏曲动画短片《卖水》放到了网上，尽管点击量很大，却并不能获得收益。“中央电视台也曾因为觉得《卖水》有创意，打电话表示想要播放，我只是要求了800元的播出费，他们就再没有回音。”金谷感叹道，“现在有多少人愿意为艺术本身买单？”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神韵

从令人羡慕的高等学府毕业，用了3年时间才勉强维持温饱，但金谷和魏国卿并没有后悔。用金谷的话说：“我以前是很悲观的人，自从做戏曲动画才开始了喜悦的感觉。”

谈到未来进一步创作戏曲动画，金谷说需要积累一定的资金，如果靠现在两个人来做，一分钟的片子就要做将近一个月。“现在，我们一方面在积累经验，一方面在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并不是整天做梦的人，我们在踏实做事情。我们也不会跟政府要钱做一批片子，戳一枪就走。戏曲动画这个概念已经被一些人戳过好多次了，再这样就臭了，就会毁了这个行业。我们的定位是要用一生做这个领域的事，坚持住。”

虽然创业很累，但金谷觉得很快乐。看着周围的朋友虽然工资不低，但身心俱疲，金谷觉得还是应该想清楚，这么做是为了什么。金谷觉得最幸福的事是有机会学习。现在，金谷有很多个戏曲老师，一听说老师有空，他就从苹果园赶到城区老师家里，请老师指导，回来后再慢慢练习体会。

因为打入了戏曲圈，经常接触戏曲老艺术家，从他们的身上，金谷更懂得了传统文化的价值。“日本人从小都要学习唱《樱花》，俄罗斯的《天鹅湖》也并不是非要人们买票去看，但是到了异国他乡，一看到这些，他们国家的人就知道这是自己家乡的东西，传统文化应该让大家敬畏，这是一个民族的神韵。”金谷说。

中央民族乐团：

以惠民方式普及民乐

本报记者 边思玮

3月28日，北京刚刚褪去冬日的寒气，春天悄然而至。下午1点30分，北四环外的民族音乐厅门前，观众已经排起了长队。再过半个小时，中央民族乐团《春天的问候》惠民演出就要在这里上演。此次受邀的是数百名来自大屯地区及周边的观众。演出开始前10分钟，民族音乐厅已座无虚席。

演出在一曲唢呐独奏《百鸟争鸣》中开始。随后，中央民族乐团演员带来了男声四重唱、女声独唱、胡琴等表演。整场演出的12个节目中，不仅有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为了谁》、二胡独奏《战马奔腾》等，还有《卓玛》、《玛依拉变奏曲》等少数民族歌曲，丰富而精彩的节目不时引发现场掌声。

《春天的问候》是中央民族乐团2013年开展的第一场惠民演出。为社区群众、工人、解放军战士和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免费惠民演出，是中央民族乐团近年来惠民演出的一部分。2010年，中央民族乐团决定在常规演出之外，免费邀请社区居民、外来务工人员、部队战士和学生来到民族音乐厅。当年4月，第一场惠民演出以《丝竹新韵》为主题，邀请了310名观众；2011年，《声诗润朱弦》等两场演出吸引了740余名观众；2012年，惠民演出的场次和受益观众人数都有了成倍的增长：2420名观众免费欣赏到了7场中央民族乐团奉献的精彩演出。按照今年中央民族乐团的演出计划，在《春天的问候》之后，还会有多场惠民演出。

除惠民演出外，中央民族乐团还在民族音乐厅推出了系列低价演出，最低票50元。为了办好这些演出，中央民族乐团上下一心，尽遣优秀演员上台，不仅根据演出档期所处的时间，安排了《花开花落花满天》、《阳光路上》、《冬之恋》等一场场有针对性的演出，更精心将器乐演奏、独唱、合唱等艺术形式穿插在一起设置节目。

为何多年坚持推行惠民演出？中央民族乐团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普及优秀民族音乐，让更多人能够听到民乐、了解民乐。很多群众主动购票来听二胡、民歌的演出，尤其是年轻观众越来越多。其次，通过低票价的演出来逐步培养观众的文化消费习惯。同时，对于演员阵容庞大、新老演员兼备的中央民族乐团，利用惠民演出平台给新人亮相的机会，让他们在演出中得到锻炼，对整个乐团的后备力量培养大有裨益。

《聊斋志异》首次搬上杂技舞台

本报讯（驻山东记者孟娟）为献礼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由山东省杂技团打造的大型魔幻杂技剧《聊斋遗梦》近日在济南亮相。该剧首次把《聊斋志异》的故事搬上杂技舞台，通过细腻曲折的故事情节、刚柔并济的杂技表演，并结合现代舞美、3D全息影像等高科技手段，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享受。

《聊斋遗梦》分为上、下两个篇章，讲述了一个书生与狐仙凄美的爱情故事。“从杂技的独特审美特性出发，我们并没有拘泥于《聊斋志异》中某个具体故事，而是选择了其中最经典的人物、最常见的故事结构，以浓缩、概括的方式将其呈现出来。”中国舞剧家协会副主席、该剧编剧冯双白说。剧组一直致力于探索如何将传统的神奇传说故事、当代观众期待的舞台审美样式与山东省杂技团高超的杂技艺术三者有机结合，从而将古老的文化精神以独特的形式奉献给观众。

作为一部魔幻杂技剧，杂技仍是《聊斋遗梦》的主体。该剧将《蹬人》等看家戏搬上舞台，既突显杂技的特性，又创造出符合故事内容的情境。山东省杂技团团长姚建国表示，除了献礼“十艺节”，剧团还希望能将该剧打造成山东的文化旅游品牌。下一步，剧团还将编排精简版的《聊斋遗梦》到其他城市巡演，丰富各地群众的文化生活。

新版《长恨歌》再现经典爱情故事

本报讯（驻陕西记者王秀石 通讯员刘福平）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隔着逾千年的时空，一个帝王与贵妃的爱情传奇故事在现代舞台上演。近日，由陕西旅游集团公司打造的中国首部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在华清池畔再度登场。

该剧以唐代诗人白居易传世名篇《长恨歌》为主题，通过山水风光、古典乐舞、诗歌旁白、高科技灯光音响及特效等表现手法，再现了大唐盛世的恢弘景象和千古绝唱的爱情传奇。为将舞剧《长恨歌》打造成旅游文化精品，有关方面每年都要对该剧进行打磨提升。新版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在服装、道具、音乐、灯光等诸多方面得到全面提升。特别是在场景营造方面，按唐代建筑风格新建的昭阳殿等在灯光特效的作用下，呈现出盛唐宫殿群的恢弘气势。

在2012年演出季中，《长恨歌》共演出289场，接待观众近40万人次，实现收入8000万元。据悉，该剧今年将在华清池景区持续演出7个月。

海南文昌举办乡村旅游文化节

本报讯（驻海南记者张轶）第二届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暨文昌市南洋文化节近日在海南省文昌市举办。200余名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文昌籍人士受邀参加了当天的开幕式，并参观了文昌市葫芦文明生态村等地，亲身感受文昌农村的新气象。开幕式当天，主办方还精心准备了许多颇具文昌乡村特色的活动，比如文昌鸡做法大比拼、青年歌手文昌歌曲大联唱、琼剧爱好者大联欢、文昌乡村特色小吃美食品尝会等。

本届文化节以“美丽乡村 腾飞文昌”为主题，旨在通过举办系列乡村旅游文化活动，突出推介“文昌南洋文化”等特色文化旅游品牌，向广大游客和海外乡亲展示文昌乡村旅游的新业态和新魅力。



▲ 4月7日，“隐逸地——上圈组村民与艺术家的影像实验”大型摄影展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幕。展出的2600余幅作品出自80多位身份迥异的摄影家和29位宁夏村民之手。该展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携手新华社中国国际文化影像传播有限公司和今日美术馆共同举办。图为来自宁夏西吉县沙沟乡阳庄村上圈组的农民马文有在观看印有自己形象的照片。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 4月7日，“国王与诸侯——中国河南青铜文明展”在河南省洛阳市洛阳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展出了河南省出土的夏、商、周时期117件(组)珍贵青铜器，多数为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图为一名观众在欣赏一组西周时期的青铜礼器。新华社记者 王頌 摄

中国距“流行音乐大国”依然遥远

许晓青 李明臻

进入4月，国内如火如荼的“草根”歌手选秀季再度拉开战幕。观众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些业内人士指出，尽管新秀辈出，但中国距离“流行音乐大国”依然遥远。

继去年《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电视综艺节目走红后，今年又有《中国梦之声》、《中国最强音》等一批新节目在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展开预赛，而央视主办的第十五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也备受瞩目。

尽管每年通过这些大赛脱颖而出的歌坛新秀不下数十人，但近年来国内流行音乐创作和制作依然乏力，庞大的内需市场与流行音乐的原创能力不成正比。虽然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但流行音乐产品出口在世界范围的排名依然十分靠后。在我国核心文化产品的进出口统计中，尚没有流行音乐的单列项，但从音像制品看，其出口占比也远落后于印刷品和

视觉艺术品等。

前不久，中国和瑞典两国音乐人在上海展开了一场“产业对话”。作为世界流行乐坛的“后起之秀”，瑞典自1998年起跻身世界音乐出口的前三甲，仅次于美、英两国。近年来，瑞典音乐人也瞄准了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音乐消费市场，并希望探索与中国音乐人合作的渠道。

“音乐瑞典”文化机构首席执行官伊丽莎·维德隆德告诉中国同行，瑞典音乐产业取得了一些成果，除了政府制定“天然”的外向型音乐产业政策外，发达的音乐教育体系、公共财政的支撑以及缜密的音乐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都很重要。

伊丽莎女士说，瑞典的中小学注重从小培养孩子们在音乐领域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学校教孩子学习至少一件乐器，不一定是古典乐器，而是电声类的现代乐器。即使不会演奏，大部分孩子在学校里也慢慢学会了如何去欣赏流

行音乐。

音乐节目主持人王昕认为，比照两国对年轻一代流行音乐素养的培养机制，中国与瑞典相比仍有差距。

除了教育，在中瑞两国流行音乐创作者眼中，中国流行乐坛的产业化程度还不够充分。比如，在瑞典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词曲原创者、制作人、MV导演以及硬件设备一流的录音棚。瑞典目前音乐产业相关从业人员超过10万，几乎每90个人中就有一人与音乐产业相关。

中国“国家音乐产业基地”世界音乐传播平台负责人杨磊说，仅依靠歌手、乐队和演出场地提供者三方，很难培育出一条完善的流行音乐产业链。

乐评人孙孟晋则认为，一方面中国国内流行音乐产业化的动力仍待激发；另一方面，包括乐团创作等在内，中国音乐人不能过于封闭在“自我”的氛围中，而是应该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艺术趋势。

包括瑞典音乐人在内的不少海外同行提醒中国音乐界，在培养明星艺人的同时，应着重致力于维护音乐领域的知识产权。“这是鼓励和保持原创活力的内生动力。”伊丽莎白认为。

一项统计显示，即将于今年5月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2013年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其中有55首来自欧洲各国的参赛歌曲，版权归属瑞典音乐人。

国际唱片业联盟不久前发布报告称，2012年全球音乐产业的收入为165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了0.3%，尽管增幅仍小，却是全球音乐产业收入13年来首次迎来增长，且唱主角的“数字音乐”已占产业整体收入的1/3。

一些瑞典音乐人建议，中国若想流行音乐领域取得领先地位，还需从“数字音乐”的版权保护着手。而这也是不少中国音乐人近年来所奔走呼吁的。

（新华社上海4月7日电）